

第 1 章

閔天雪覺得頭痛。

不是事情很多的那種頭痛，是被打到的那種頭痛。

前額熱熱辣辣，腦殼沉重，耳邊嗡嗡的，幾個人在說話，聲音不大卻都鑽入耳朵。

「四少夫人這次可真鐵了心，要是我啊，就算內心再委屈，看到那兩人合抱的大柱子也不敢撞下去，砰的一聲嚇死人了，妳這老東西說說，四少夫人平時那樣文文靜靜的，怎麼會鬧出這樣大的事，要不是親眼看到，我都不信那是真的。」

「夫人狠心唄，要是我四少夫人也不服氣啊，當初捧著牌位成親，沒想到四爺居然沒死，還建了軍功，皇上對武將的賞賜最大方，官位，銀兩，土地，要多豐厚有多豐厚——妳看看，大爺封了將軍名號，大少夫人年紀輕輕就得了誥命，成了人人稱羨的官夫人，四少夫人以為丈夫回來就要過上好日子，夫人卻是一紙休書就要她下堂，誰受得了，唉，我能理解四少夫人委屈，但好歹留著自己的命啊。」

「話可不能這麼講啊，這女人被休，還能有什麼好下場，四少夫人的嫁妝雖有三十六抬，可庶子的庶女，閔老太太會給什麼好東西，自己生活絕對是不行的，閔家肯定不准她回去，夫人那勢利模樣，也不會替她安排，那讓四少夫人怎麼辦，難不成去乞討嗎，那還不如撞死在大廳，來個魚死網破，至少能給夫人一點顏色瞧瞧。」

閔天雪只覺得滿頭的問題，只是困惑的同時，卻又有東西流過腦海。

那是一個叫做閔九娘的年輕女孩的經歷，閔九娘是皇商閔家的三房庶女。

閔家，乃東瑞國有名的茶商，百年茶莊，二十五年前焙出一品太平猴魁，色如琥珀，香氣悠遠，韻味清雅，憑著這品太平猴魁，從一般商戶正式躍為商人中最有身分的皇商，開始與京中官宦世家走動起來。

閔家現在有三房：閔大老爺，閔二老爺，都是閔老太太所出，只有閔三老爺是青姨娘所出的庶子，閔九娘就是閔三老爺房中通房生下的，那通房命也不錯，在生下閔九娘後，又生下一個兒子閔學功，被提拔起來，從個通房變成程姨娘。

閔家雖然富有，但閔老太爺已經不在，三房是庶子，自然得小心應付嫡母，為了不要被分出去，閔三老爺跟妻子閔三太太可比兩個哥嫂都孝順，早上問安衝第一，每到初一十五還會抄寫經書奉上，又怕嫡母看不順眼，閔三老爺的姨娘也只收了兩房，三房就只有閔三太太所出的閔五娘，閔七娘，閔十娘，程姨娘所出的閔九娘，閔學功，趙姨娘所出的閔學懷，閔學聰。

嫡母閔三太太沒生兒子，在生下閔十娘後終於認命，當時閔學功已經五歲，知道父親，知道生母姨娘，怎麼養都養不熟了，閔學聰卻才剛出生，於是眾人都想著閔三太太應該會抱閔學聰回院中好養熟時，閔三太太卻要了閔學功，程姨娘雖然錯愕，但主母願意將庶子記在自己名下，那可是大大的恩典，也只能感謝。

對閔三老爺來說，誰為嫡子都沒差，反正三個都是親生的，對閔三太太來說也一樣，反正都不是親生的，還不是要個大點的省心思，小嬰兒難免夜啼，不是自己的孩子她可沒那個心思去照顧，五歲的閔學功就這樣從庶子變成嫡子，但四五歲的孩子已經懂事，雖然有三個嫡姊，但他最親的還是閔九娘。

大家族說來富貴，但身為庶子的庶女，閔九娘的生活也沒有很好，閔三太太並不刻薄，但閔三太太自己只是個庶媳，也得看婆婆跟兩個嫂嫂的臉色，閔三老爺的生母青姨娘還在府中，不照顧青姨娘，丈夫不高興，照顧了青姨娘，婆婆又不高興，閔三太太總是很暴躁，院中的姨娘庶子女從來不敢去煩她。

閔九娘一直小心翼翼的，不管是祖母還是母親，跟她都只有名義上的關係，她唯一能做的都只有賣乖跟討好。

閔老太太信奉佛法，於是她花了半年把上千字的經文繡在紅綢布上，然後做了被套，在閔老太太生日那天獻上，閔老太太很高興，賞了她一只玉鐲，當天晚上就把被套換過了。

雖然跟自己沒有血緣關係，但面對一個很乖巧的孩子，閔老太太還是願意展現慈愛的，得了適合姑娘家的布匹，會送一些到三房，過年打首飾，什麼翡翠雙珠步搖，蝴蝶展翅簪，碧玉水晶墜，閔家有錢，名貴的東西一樣一樣送進府，那些也是府中姑娘都有的。

閔九娘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，對於將來，她也沒什麼太大的奢想，閔家有錢，她可以低嫁給其他商戶的嫡子當正妻，侍奉公婆，伺候丈夫，生兒育女，老了兒孫滿堂，很平淡，卻很美滿，卻沒想過祖母會把她嫁給一個戰死之人，鎮西將軍府的小將軍——蘇子卿。

而鎮西將軍府又是東瑞國另一個故事了。

對東瑞國的百姓來說，鎮西將軍府就代表著安全感，西夷雖然驍勇善戰，可是鎮西將軍府一代又一代的蘇將軍總能鎮守住邊界，不讓其越雷池一步，蘇家不但深得皇上信任，在百姓間的聲望更是非比尋常。

只是沒有不死人的戰爭，蘇家的男人有一半都死在戰場上，是，蘇家軍功很多，可寡婦也很多，歷代主母都練就鐵石心腸，丈夫兒子出門就不再去想，沒辦法，不狠真過不下去。

現在的鎮西將軍叫做蘇定邦，四十餘歲，年輕一代的蘇家男子共三個血脈，年紀最長的蘇子威其實是蘇定邦哥哥的遺腹子，哥哥戰死，嫂子生產後力竭而亡，蘇定邦便把哥哥的孩子抱到自己膝下扶養，十四歲便上戰場，立有軍功，封了左武衛將軍，因為皇上賜宅，已經不住鎮西將軍府。

蘇夫人的第一個兒子蘇子遠，因為早產，體弱多病，不曾上戰場，自然沒功勳，妻妾六人，均無所出。

然後是通房所出蘇子正，一歲多時發痘，沒能撐過去了。

最後便是蘇夫人次子蘇子卿，有了蘇子遠的教訓，蘇夫人懷第二個兒子時可是小心翼翼，蘇子卿生下來時有七斤重，哭聲宏亮，手腳有力，蘇定邦很喜歡這個兒子，曾說他的脾氣最像自己。

蘇子卿十三歲便隨蘇定邦赴西疆，十五歲掙得軍功，封左領軍衛將軍，回京住了一年多後，十七歲又上戰場，不過一年卻戰死了一一他帶著百人小隊深入西境，想不到卻被擄，西夷要求蘇定邦退兵，他不從，三天後，蘇子卿的首級被懸上城牆。

蘇夫人哭到暈厥，想著老天可是在懲罰她？懲罰她對蘇子威不好，懲罰她對通房狠心？但蘇子威不是她生的，又佔了嫡長的位置，她怎能服氣，她當然要替自己的兒子想啊，是，她是用了計謀，趁著皇上賜宅的時機把他趕出去，但那又怎麼樣，他本來就不是丈夫的兒子，憑什麼住在鎮西將軍府，她對他不好，也不能怪她，要怪就只能怪蘇子威自己的爹娘早逝。

至於通房，更不是她的錯了，她怎麼能讓那幾個通房比她早生孩子，通房喝藥不是很應該嗎，誰家主母不這樣對待通房姨娘，怎麼能說她不是。

只是她始終沒想到，為兩個兒子打算了一輩子，會是這個結果，蘇子遠體弱，蘇子卿命短，千算萬算，算不到天意。

沒有屍身，連葬禮都沒有，蘇子卿有的只有御賜牌位，但人都不在了，再多榮寵有什麼用，有什麼用啊！

兒子死了，日子還是要過下去，蘇夫人怎麼想蘇子卿，都覺得這孩子可憐，在幾個夫人勸說下，便萌生想給他冥婚的念頭，屆時再從蘇子威那裡抱個庶子過來養，蘇子卿也就有後了，世世代代都享有香火。

子威應該會願意吧，就算她這個孀娘對他沒有很好，但他總歸是在蘇家長大的，到時候自己送幾個美貌丫頭過去，讓她們給子卿生孩子，對，還有子遠也要嗣子，想想又覺得是天道輪迴，早知道蘇家香火終究要子威那房相借，她會對他好一點的，只是人生哪有早知道。

蘇夫人要給蘇子卿找妻子的事情很快在京中傳開，眾家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時候，卻有人主動上門了，是皇商閔家的閔老太太。

閔老太太說她有個庶孫女，行九，今年十六歲，乖巧懂事，身體健康，容貌可人，願意跟蘇家結這個親，條件只有一項一一閔家想給大孫子閔健捐官，可沒門路，想請蘇夫人幫幫忙。

「捐官？如果是親戚那當然不成問題，想進哪個地方我都能安排。」蘇夫人很高興，她是一品夫人，想幫人謀個前程，不算難事，重點是那閔九娘的人品要配得上蘇子卿。

閔老太太一聽如此簡單，喜上眉梢，「那就拜託蘇夫人了，若事成，我們全家都會感謝蘇夫人的幫忙。」

「我也有條件，我兒雖然不在，但我對媳婦卻還是要挑過，不是我不信任老太太，只不過眼見為憑，我想親眼看過府上九姑娘，只要九姑娘合我眼緣，那我們兩府便結這個親。」

「那是自然的。」

蘇夫人一聽對方如此爽快，登時高興起來，閔家找個日子請蘇夫人上門作客，讓三房女孩都出來見過，蘇夫人對閔九娘簡直太滿意了——子卿是不在了，可是媳婦也不能將就，不只得娶個性子好的，模樣更不能差，不然豈不是委屈了子卿！閔九娘溫婉乖巧，在她看來，這種女孩一定會恪守婦道，好好幫丈夫抄經，好好扶養嗣子。

閔九娘就這樣成為堂兄閔健出仕的條件交換，穿著大紅喜服捧著牌位過門，守起了寡，她也覺得自己很命苦，很不甘願，但祖母掐著三房的用度問她肯不肯的時候，她只能肯了，不然三房會被分出去，祖母只會給一點點財產，根本不夠三房用度，下人都用不起的情況下，程姨娘跟趙姨娘都會被發賣，學功也去不了書院了，一年束脩要二十兩，一般人根本負擔不起。

為了程姨娘跟學功，她只能點頭，說自己願意。

閔老太太摸著她的頭，一臉慈祥的說，乖。

唯一慶幸的是蘇家人都不難相處，二伯蘇子遠身子不好，甚少出房門，一兩個月才看得到一次，二嫂溫氏出身望族，乃溫皇后的娘家姪女，她原本總是一臉愁容，在閔九娘嫁入蘇家三個多月時，左武衛將軍蘇子威帶著妻子宋氏過府，還帶來兩個才幾個月大的孩子，都是男孩，說要給蘇子遠當嗣子，溫氏喜出望外，也不管廳上多少人，就給蘇子威跪下，宋氏連忙把溫氏扶起，溫氏抱過孩子細看，臉上微笑，眼中卻是有淚，蘇夫人也是紅著眼眶。

自從平白得了兩個兒子之後，溫氏臉上多出不少笑容，腳步也輕快不少，還跟蘇夫人商量想拿體己錢蓋個有地龍的屋子，不然等冬天到了，怕孩子捱不住冷，蘇夫人說就從公中出吧。

閔九娘看了忍不住羨慕，不知道婆婆對自己可否有安排，如果能有個兒子養，那日子也過得快些，大門不能出，二門不能邁，又沒丈夫，日子實在太難過，有時候想想，總忍不住偷哭。

祖母實在太狠心了，怎麼可以為了讓堂兄出仕就讓她捧著牌位成親，好歹是從小看到大的，對她居然一點憐憫之心都沒有，就這樣把她交換出去了，她不是沒想過要逃，逃到一個陌生的地方，假裝自己跟家人失散，讓里正做媒嫁個鰥夫，就算生活清苦些，好歹有人說說話，日子都不會這樣難過，可她不行，她還有程姨娘，還有弟弟，她敢讓閔家丟臉，祖母會懲罰整個三房。

就這樣過了一年多，卻沒想到已經死了的蘇子卿居然一身傷的綁了西夷大皇子回到邊關——那日他深入西境，原本只打算悄悄的探索敵軍佈署，卻沒想到左前

鋒已經被西夷收買，引導一群人走向死路，一百多人哪敵得過千人大軍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蘇子卿也是重傷被擒。

西夷將軍趁此要脅蘇定邦，卻沒想到蘇定邦居然寧願捨了兒子也不從，這個計謀雖然失敗，但他們還想從蘇子卿口中拷問出機密，哪捨得就這樣殺了，便將他囚禁在牢裡，百般折辱，至於城牆上的首級，自然是另一個倒楣鬼。

蘇子卿一直表現得失志怯懦，又反覆高燒，故西夷對他看守也不嚴，過了三個多月，終於自行逃脫。

兩國交戰數十年，邊界控管極嚴，西夷國境自然不好進，意外被擒進入，蘇子卿也捨不得就此離開，好歹殺一兩個高官，挫挫西夷銳氣，還有，那出賣他的左前鋒也得揪出來才行。

就這樣，待在西夷一年多後，他不只殺了那左前鋒一家，告慰自己帶出來的百人小隊，還綁回了西夷大皇子。

皇子府不是那麼好進入的，蘇子卿花了不少功夫才進入宅院，又花了數月，這才得到了給大皇子送東西的機會。

經過這麼長的時日，他早已經把皇子府摸熟，一見到人，立刻下迷藥，等皇子妃發現有異，他早帶人逃得遠了。

憑著從大皇子身上扯下的玉牌出了西夷關，只是一馬馱著兩人畢竟跑不快，沒多久就被收到消息的守城軍士追上，打鬥之慘烈自然不在話下，蘇子卿可是帶著幾個見骨的傷口這才回到東瑞國境。

蘇定邦見到死掉的兒子歸來，已然高興不已，又見他生擒了西夷的大皇子，更加欣喜，命快馬回京報信，數十日後，重兵押解的西夷大皇子也入京，蘇子卿雖然因為重傷在邊關養傷，但皇帝大喜之下，聖旨跟各種賞賜先行到了蘇家，左領軍衛將軍晉升為一品車騎將軍，另賜黃金萬兩。

蘇夫人喜出望外，子卿沒死，子卿回來了。

替蘇定邦帶口信的小兵說，小將軍傷勢很重，恐怕得養上幾個月，蘇夫人哭著想：那有什麼關係，重點是子卿還活著。

半年？不管幾年她都會等。

蘇夫人接了聖旨，便命嬾嬾今日每人發一錠金子，沾沾喜氣，又安排了要上昭然寺謝佛，還要辦法會，施粥救濟，感謝上天把蘇子卿還給她。

京城眾家紛紛恭喜，一時間沉寂已久的鎮西將軍府又熱鬧起來，蘇夫人很累，但累得很高興，她這輩子最高興的便是這幾天，以為死去的兒子又回來了，還立了大功，給她爭光。

忙完這一陣子，蘇夫人突然想起一件事情——子卿現在已經是車騎將軍，可是正一品，正妻卻只是商人庶子的庶女，這身分也差太多了，想想便打算給個一百兩銀子，先把那閔九娘休回去。

在蘇夫人的想法裡，閔九娘當然得離開，商人低賤，閔九娘的身分怎麼配得起自己兒子，她不能讓自己兒子被人恥笑，她得休了閔九娘，等子卿身體康健歸來，給他娶個名門貴女，夫妻和和美美生下孩子，自己就等著含飴弄孫。

卻沒想到閔九娘邊聽邊哭，一直求她，說自己謹守三從四德，蘇夫人若給蘇子卿娶高門平妻，名門貴妾，她一定會跟妹妹們好好相處，就算妹妹們先圓房也沒關係，她知道自己身分低，也不會去立妻妾的規矩，只希望能在鎮西將軍府有個地方睡覺，有個地方吃飯就好了。

蘇夫人雖然聽她講得可憐，但內心卻覺得就是這樣才不行，哪個當家太太這樣端不上台面，明明是正妻，卻像小老鼠似的沒用，子卿看了肯定也不喜歡，到時候萬一比較寵那些平妻貴妾，被參上一本寵妾滅妻怎麼辦，他們鎮西將軍府可是高門中的高門，絕對不能給人看笑話。

於是蘇夫人又跟閔九娘說，妳是做不來的，當家太太要做多少事情，妳會看帳本嗎，知道怎麼收帳？還有辦宴會時，二三十家的女眷一起來，妳知道怎麼安排座位？宰相的大媳婦跟從九品官的正房夫人，那個要安排進主桌？菜怎麼點，妳知道哪些夫人來自哪裡，每桌上總要有一兩道家鄉菜，妳做得到？還有，一品夫人是得常常進宮給皇后請安的，妳敢進皇宮嗎？

閔九娘臉一陣紅一陣白，搖搖頭又點點頭，央求著說，婆婆，別休了我，我爹只是庶子，弟弟又還小，媳婦真沒地方去，不然您讓我當夫君的妾室吧，我就搬到後頭的小房間住，平常不會出來的。

蘇夫人簡直不知道該說什麼，真的不行，閔九娘的身分太低太低了，商人的女兒，就算當通房都不行，他們蘇家的媳婦那個不是門當戶對，就連大丫頭都要會讀書寫字，當初以為子卿殉國，娶她進門那是沒辦法的選擇，可既然兒子命大，婚事自然得重新安排，鎮西將軍是一品，車騎將軍也是一品，這一品父子可是東瑞國頭一遭，怎麼能要閔九娘這樣的媳婦。

於是不管閔九娘怎麼懇求，蘇夫人都是搖頭，搖頭，再搖頭，直說了一個多時辰，真累死她了。

蘇夫人覺得自己就是太好心了，不然把她扔出去就好，還跟她在這裡說什麼道理啊，於是站起身子，斬釘截鐵的說：「妳願意也好，不願意也好，我們蘇家都不是妳能待的地方，給妳一天時間收拾，妳明早不自己走出去，我就把妳扔出去。」等她說完，閔九娘就一頭撞在柱子上，額上鮮血直流，口鼻也溢出不少，真嚇死她了——

閔天雪知道自己穿越了。

她並不是睜開眼睛就知道並接受這個事實，而是經歷了數天的內心掙扎與痛苦，

這才相信自己真穿了，穿到這個一頭撞死的閔九娘身上。

自己是怎麼到這裡的啊——車禍。

也不是有誰撞她，是她自己心神不定撞到電線桿，可惡的趙國勝！

她跟趙國勝是大學認識的，趙國勝是公認校草，樣貌俊朗，家境優渥，科科第一，跟學生再不熟的教授也會在期中考後因為他的優異表現而認識他，如果有什麼「最想誰當自己男朋友」之類的票選，通常就是趙國勝表現什麼叫做天淵之別的時候，而這樣條件好的校草沒追校花，卻來追她這朵小花。

趙國勝說，老了之後長得好不好看都一樣了，皮相不重要。

他人挺好的，當然，指的是那時候。

趙國勝條件好，閔天雪有點自卑，但奇怪的是他懂她的自卑，也慢慢用寵愛的方式來治療她的自卑，他會做很多電影情節才會出現的事情，例如給她排心型蠟燭，帶她到晚上的海邊點仙女棒，過年的時候他會給她紅包，說她是他的老小孩，閔天雪不在乎紅包，可是超級喜歡他摸著自己頭髮時的微笑。

人很奇怪，知道自己是被愛的，會慢慢有信心，好朋友都說她戀愛後不一樣了，整個人閃亮亮的，笑起來特別美麗，看著照片，閔天雪也覺得自己真的比較好看，好像越被趙國勝愛著，就越有資格去愛他。

就這樣過了好幾年，等他當兵回來，跟她求婚了，那年，他二十五，她二十三。當然，結婚前，他們有過一番談話，他希望孩子等一等，等事業有成再生，閔天雪很是贊同，她希望孩子能得到最好的一切，最好是等到他的職位穩定，收入不錯時她再懷孕，她可以留職停薪，她想當全職媽媽，他們的計畫是她三十五歲左右再來生。

兩人世界是很美好的，直到趙國勝開始忙了，早上兩人都趕著上班沒時間，而晚上總是到她睡眼惺忪他才回家，沒什麼，就是忙。

為了拚事業，肯定是忙的，只有星期天的時候兩人可以一起吃上一頓飯，但更多時候會有電話來，廠商出不了貨，或者貨物卡在海關，對方堅持由他們出報關費用，趙國勝就得回公司，閔天雪可以理解，因為他的薪水高，責任自然大，做了主管就不可能有真正休假的日子。

然後有一天，她看新聞說有個太太因為申請新的戶口名簿，這才知道老公有私生子，她覺得很荒謬，於是把這件事情講給趙國勝聽，沒想到趙國勝臉一沉，冷冷說：「妳知道就知道了，不用來試探我。」

閔天雪不太懂，直到她也去申請了新的戶口名簿，這才發現他們戶籍裡多了兩個孩子，一個快兩歲，一個四個月大。

她突然想起兩句話：世間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不是，應該是，世間好物不堅牢，誓言易散感情脆。

對此，趙國勝給她的理由是：我想要孩子。

閔天雪都快翻桌了，想要她可以生啊，這什麼理由，自己外遇怎麼反過來怪她不生孩子了，況且那是兩人說好的啊，他們經濟能力不好，這時候生下孩子是要怎麼顧，當然是等一切穩定了，再來迎接小朋友才妥當。

而且她不能理解，既然這樣，那為什麼不跟她提離婚，他已經「忙」了快三年，她忍受了他的忙三年，他早點提她還不用忍受這三年的無助與寂寞，還可以早點展開新人生。

對於她的質問，趙國勝曰：我不想傷害妳。

閔天雪覺得自己或許從來不懂趙國勝，他怎麼可以說出這麼智障的話，當他跟另一個女人上床時就已經傷害她了，而把傷害減到最低的方式就是誠實，只有誠實才不會傷害她，而不是跟她約定三十五歲生孩子，卻跟別人上床，然後義正詞嚴的說我不想傷害妳。

啊，這麼會演，怎麼不去報名奧斯卡，李奧納多都輸你。

閔天雪哭了好幾天之後，一狀告上法院，趙國勝卻說，我知道妳恨我，但是天雪，我們可以重新開始的，我跟妳已經結束了。

閔天雪只覺得問號滿頭，誰要跟你重新開始，我只想告你，告你，告死你。

她覺得自己以前大概是跟假的趙國勝戀愛，結婚後的他，才是真的他，自私自利，自以為是，想到自己居然跟這種人談了五年的戀愛，三年的婚姻生涯，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幾歲都跟他在一起，她就覺得很嘔，很不美，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。她沒天真到以為真的能一生一世，但她覺得即便要分手，也該是好好的坐下來說，比如說「我有喜歡的女人了，我很抱歉」，「如果這是你考慮過後的決定，那我懂」，都當個好人，理智一點，有良心一點，不要浪費彼此時間。

趙國勝騙了她整整三年，女人最青春漂亮的階段中，有三年因為他的謊言而空轉，想想覺得很不甘願，但人生是沒辦法賠償的，即便法官判他跟小三各賠給她六十萬精神損失，她也沒覺得好過，她的青春不止一百二十萬。

從法院出來，她沒有勝利的喜悅，只覺得想哭，她邊哭邊開車，然後——砰！一睜眼，就到了這裡。

穿過來之後，說也奇怪，閔天雪真能「看」到閔九娘的人生，怎麼出生，怎麼長大，怎麼努力討好閔老太太跟嫡母閔三太太，怎麼跟程姨娘撒嬌，怎麼期許弟弟閔學功要好好唸書，將來好光宗耀祖。

閔家，真是想像不到的有錢，一個嫡小姐住的院落都像林家花園那樣大，即便是庶出，她的院子也不小，有池塘，有涼亭，各種花卉讓院子一年四季都有花香，兩進的院子對一個姑娘家來說已經綽綽有餘。

當然，這不是閔老太太好心，而是閔家蓋房子時就已經設計成這樣了，閔九娘住的那個地方，曾經是個姑婆的屋子，後來空了很久，然後給了她。

閔天雪絲毫不懷疑，如果閔家有小院子，閔老太太會讓三房的少爺跟小姐都住去

小地方，只能慶幸閔家發家很久，只有華舍，沒有小屋。

閔天雪覺得自己是懂閔九娘的。

嫁入蘇家後的落寞惆悵，看到溫氏有子的心生羨慕，直到她自盡的那一刻，那種悲傷絕望與無助，閔天雪也知道。

真是個傻丫頭，雖然說自己也好不到哪裡去。

穿越啊，真沒想過這種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，早知道會有今天，她會把詛咒趙國勝的時間拿去學習做普拿疼，在古代，她要能做出普拿疼，那就已經是神醫了，一技傍身，財源滾滾，只可惜人生沒有早知道。

閔九娘是真的不想活了吧，都已經幾天了，她的頭還是好暈好痛，而且鼻子時不時還會有血流出來……

「小姐，婢子來。」一個青衫少女見她要抹鼻血，連忙拿出手絹給她按壓，「小姐鼻子傷得不輕，不能太用力的。」

經過這幾日，她已經知道了，眼前這個有小雀斑的叫做春花，跟另一個包子臉的秋月是親姊妹，都是從閔家帶來的貼身丫鬟，打小伺候，閔九娘身分不高，春花秋月卻沒任何怠慢，依然服侍得閔九娘妥妥當當，程姨娘就是知道兩人忠心，這才去懇求主母閔三太太讓兩丫頭陪嫁，閔三太太不是個壞心主母，見這庶女將來無望，不過就這點要求，自然允了。

還有齊嬾嬾，齊嬾嬾是奶娘，最疼這從小奶大的小姐，當初蘇家派媒人上閔家提親，齊嬾嬾仗著自己是府中老人，還去求了閔三太太，請閔三太太以嫡母的身分去拒絕，閔三太太自然不可能因為一個庶女就得罪婆婆，但閔天雪知道，這嬾嬾對閔九娘是真的好，閔九娘要出嫁，她自然要陪過來，此外，還有齊嬾嬾的兒子黃沐，兒媳湘琴——五個人，就是閔九娘全部的陪嫁了。

真的很扯，在東瑞國，就算一般商戶的陪嫁也不止五個人，何況閔家還是皇商，庫房能一次拿出二十萬兩給大孫子捐官，卻不願多給她一點，閔九娘是嫁給一個死人沒錯，但她是活人啊，三十六抬不值錢的嫁妝，五個陪嫁，讓她在蘇家要怎麼活，她連打賞的銀子都沒有。

過門後，蘇夫人也很驚訝，以閔家來說，至少也會有三房人才對，怎麼才五個人，大概覺得實在是太少，又添了四個丫頭跟兩個嬾嬾過來。

丫頭是好丫頭，嬾嬾是好嬾嬾，只是人的感情真是很奇怪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接受了這身體，還是因為看到閔九娘短短的一生，在感情上，閔天雪就真的跟齊嬾嬾還有春花秋月比較親近，就像早上她想洗澡了，她只想讓春花秋月服侍，不想讓寶意寶如服侍，可以的話她是想自己洗啦，但她也知道，古代大戶人家女眷如果自己洗澡，那說出去丫鬟會覺得是自己伺候不周到，她不想讓兩個小丫頭認為自己不好，於是只能坦然面對了。

在床上躺了好幾天，總算洗了個舒服的熱水澡，閔天雪覺得精神都好了不少，原

本很痛的額頭好像也沒那樣疼了——從銅鏡中看到，真的整個都腫著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消……

想了閔天雪的一生，也看了閔九娘的一生，她的意志從迷迷糊糊變得清清楚楚，真的穿了，真的回不去了，可惡，雖然趙國勝那麼過分又該死，但她還是比較想跟他活在同一個世界，這邊沒水沒電沒手機，讓她怎麼過，她打到一半的遊戲還想升級呢。

這時候，她前幾天剛睜開眼睛時，春花秋月迅速撲向床鋪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嚎著「小姐醒了」，這幅畫面浮現在腦海裡，讓她不再繼續懊惱下去。

醒了，醒了，各種意味的醒了，所以別哭，妳們的小姐已經走了，我會替代她好好活下來，不只要活給蘇夫人跟閔老太太這兩個沒心沒肺的人看，更要活給程姨娘跟學功看。

第 2 章

春雨滴答滴答落著，降在瓦上，落在屋簷，透明水滴順著簷廊墜下，形成一張雨簾，雨聲隔絕了外界的一切，小几上香爐靜靜燃著竹香，香煙裊裊，雨潤帶著竹香，室內顯得安靜舒服。

秋月匆匆奔進來，一面大聲嚷嚷，「小姐，小姐。」

她們幾個陪嫁到現在為止都沒改口，還是喊小姐，因此羽光院的下人很好分，喊四少夫人的，那就是蘇家僕人，喊小姐的，是閔家陪嫁。

齊嬾嬾斥責，「小聲點，小姐正在喝藥呢，吵什麼。」

「不是啊。」秋月一臉著急，「夫人過來了。」

這下別說齊嬾嬾，連閔天雪都驚了——她已經醒來快一個月，蘇夫人雖然有派人送些人參燕窩，但從來沒有出現過，怎麼突然來了？該不會聽說她好一點，又想來逼她吧。

不怕，她是連續兩年業績第一名的閔天雪，可不是那個脆弱無助的閔九娘。

就算蘇夫人不來，自己也會去找她，日子總是要過下去的，蘇夫人以為鎮西將軍府是什麼好地方，在她眼中不過就是座惡靈古堡而已，人少冤魂多，蘇夫人連閔九娘想當個妾室都容不下，當年對丈夫的妾室還會少下手嗎，蘇定邦堂堂一個鎮西將軍，卻只有三個孩子，唯一一個由姨娘生出來的還沒能長大，說蘇夫人沒使手段，她還真不信。

窗外傳來一陣此起彼落的「見過夫人」。

就見蘇夫人梳著高高的百花髻，插著一支鏤空菊花招絲金釵，東珠耳環，身上一件仙桃紋錦衣，八寶妃色繡裙，在七八名僕婦恭敬的簇擁下繞過屏風。

蘇夫人的表情很是複雜，看著她的神情中嫌棄又帶有一點無可奈何，在蘇夫人的想法裡，閔九娘這樣的商人之女果然太不懂事了，想撞牆怎麼不拿著休書出門再

撞，撞在蘇家大廳，這讓她怎麼處理。

她當家多年，實在沒遇過這種情形，前陣子回了娘家一趟，跟母親談起，反被母親還有嫂嫂教訓了一通——閔九娘一日沒被休棄，就一日是蘇四少夫人，面子總還是得做的，子卿平安歸來之際鬧出個好歹，可不是讓子卿惹人非議嗎，她何苦這樣逼迫閔九娘？兔子逼急了都咬人呢，何況是個大活人。

嫂嫂說，閔九娘自願為妾不就行了，別惹出人命。

母親也直罵她糊塗，一門父子皆一品，這是多大殊榮，多少人睜大眼睛等著蘇家鬧笑話，她這當家主母也不謹慎點，是，子卿有個商人妾室是不好聽，可是正妻尋死更糟糕，鎮西將軍府這麼大，不差這一個人吃飯。

蘇夫人被母親還有嫂嫂接連罵了一頓，也想清楚了些，就委屈子卿收個商人妾室了，不然怎麼辦，閔九娘都以死相逼了，這時候蘇家真不能出事。

所以管事娘子來說，四少夫人這幾日能下床了，她便來瞧瞧，一方面也安安閔九娘的心，讓她別再覓死尋活。

另一邊，閔天雪見到蘇夫人，內心實在不喜，但知道自己頂著閔九娘的身分，也不好太過出格，於是假裝要下床，又假裝頭還很痛的倒了回去繡被中，「跟婆婆告罪，媳婦頭還疼得很，下不了床。」

蘇夫人當家多年，自然看得出她演技拙劣，但能怎麼辦呢，她額頭上都還泛著淡淡青色，總不能揪她下床吧，於是只好說：「妳人不舒服，就躺著吧。」

「謝婆婆。」

「都下去吧，我跟四少夫人有話要說。」

秋月猶豫著，臉上寫著「婢子在這裡保護小姐」，直到閔天雪對她點點頭，這才垂著手出去。

躺在床上的閔天雪就跟坐在床沿的蘇夫人兩人大眼瞪小眼，閔天雪可不是閔九娘，她不但不會怕，還很能忍，工作多年，已經把「敵不動，我不動」的道理參透，蘇夫人不可能逼得動她，在閔天雪看來，蘇夫人只不過區區一個內宅婦人，哪有上司跟同事可怕？

閔天雪靜靜的數著窗外的春雨落地聲，一滴，兩滴，就這樣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蘇夫人終於敗下陣來，先開口，「妳身體可好些？」

「回婆婆，已經好多了。」

「藥可都有按時吃？」

「有的，丫頭們很盡心，一日三次煎藥，不曾偷懶。」

然後就安靜下來。

閔天雪繼續數著窗外雨滴聲，蘇夫人卻奇怪，她怎麼不求自己了？

雖然已經在母親跟嫂嫂勸說下同意讓閔九娘當妾室，可是，現在跟她想得不一樣啊。

她以為今天過來，閔九娘會從床上爬起來，跪在她腳邊，潸然淚下，苦苦哀求，自己就讓她求，然後高高在上的點個頭說「好吧，那就當我們子卿的閔姨娘吧」，然後閔九娘痛哭流涕的感謝——奇怪，她怎麼就在床上躺著，不講話了？四周寧靜，落針可聞。

許久，蘇夫人忍不住再度開口，「妳就沒話想跟我說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蘇夫人啞然。

閔九娘不開口，也只能自己開口了，「妳那日說想做子卿妾室，我想想，就允了妳吧，畢竟妳入門快兩年了也沒有大錯，只不過妳可得跟我保證，好好侍奉將來的四少夫人，安靜點，別惹事。」

「婆婆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不為妾室。」

蘇夫人一驚，「妳要出府？」

母親說，當初整個京城的人都知道她給子卿娶媳婦，可子卿平安歸來後那媳婦就不見了，這代表什麼，代表蘇家涼薄，被人參上一本，皇上雖然不會因為妻妾之事有所懲罰，但也是印個黑印子了。

而且別以為沒了閔九娘，子卿的婚事就容易了，當家夫人這樣無情，誰敢把女兒嫁過來，講白了，閔九娘在，代表蘇家有情有義，子卿的婚事才可能順利。

她想想也是，妾室就妾室，蘇家不差那一雙筷子，只是現在閔九娘說什麼，她不為妾室？

「我是正妻，又無大錯，何必為妾？」

相對於閔天雪的平靜，蘇夫人的臉色可就精彩萬分了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我閔家雖然是商戶，但在京城也算有頭有臉，當年我也是八抬大轎抬著從正門過的，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是蘇四少夫人，沒道理丈夫不在時我是，丈夫要回來了，我卻要為妾的道理。」

蘇夫人有點生氣了，「可妳的身分，妳怎麼配？」這閔九娘好厚的臉皮，區區一個商人之女也想當她兒子的正妻？讓她當個妾室就該謝天謝地了，還想當正妻呢，子卿的嫡子怎麼能由她生出來？

閔天雪挑眉一笑，「我是蘇家名媒正娶的媳婦，是蘇家說我配的。」

蘇夫人噎住了。

沒錯，當年為了不想委屈子卿，他們蘇家可是大張旗鼓的娶媳婦，就怕人不知道，光是敲鑼打鼓的隊伍就上百人，穿著紅衣服前去迎親的小廝跟丫頭一路放鞭炮，灑糖果，在閔家門口更灑起銀珠子，就是要讓人知道，子卿娶妻啦。

「媳婦也知道婆婆不喜歡我，我另外有個提議，婆婆不妨一聽。」

蘇夫人一臉不舒服的點點頭，「說，說吧。」

終於！

醒來到現在一個月，閔天雪不只得知了閔九娘短短的十八年人生，也想了很多，從錯愕到接受，倒有了想法——別說蘇夫人看不起她，她也看不起蘇夫人啊，每天早上盡孝什麼的，煩死人了，初一十五還要吃齋，她可是無肉不歡啊，別說一天吃素，一餐都忍不了。

然後古代人真的好麻煩，一堆宴會，春宴，秋宴，賞花宴，吟詩宴，可以找出一堆理由辦宴會，吃吃喝喝聽戲曲，皮笑肉不笑的一整天，東家長西家短，比誰的釵子更值錢，比誰的手鐲更稀有，她不想過這樣的生活，像籠中的金絲雀，就算籠子是黃金打造的，她也不會高興的。

還有個重點就是，她不想跟沒感情的人當夫妻。

雖然說蘇子卿聽起來是個不錯的人，年少有為，奮勇果敢，但還是不行啊，她跟趙國勝戀愛五年才結婚都會出包，何況跟完全不認識的人，肯定問題一大堆。

想想，真的很可怕耶，完、全、不、認、識，見面的第一天就要圓房，媽啊，不要說蘇夫人想趕她走，她自己會捲起包袱逃跑的，太可怕了，她不想跟不愛的人相處，也不想跟不愛的人上床，而且古代避孕方式不保險，她說不定還會懷上孩子。

想到這邊，雞皮疙瘩都要起來了，古人說得好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。

她現在就得實行上策，但不能莽撞的說走就走，得有時間緩衝，得有銀子，得確定衣食無憂了才行。

「蘇家地大，院子也不少，就開個有井有灶的院子給我，我便在那邊安靜生活，等夫君回府三年後，再以無子休我，豈不是好得多，到時候把平妻扶正，只不過是耽誤一點時間，但夫君的人生還是很圓滿的，無子休妻，就算說到皇上跟前，皇上也不會覺得蘇家有不是。」

蘇夫人狐疑，「妳願意？」

「我願意，但只有兩點，一，給我一萬兩，現銀；二，我或者陪房的人要出門，不得阻攔。」

蘇夫人一臉不敢置信，「一萬兩？」

閔天雪問：「難道蘇家沒一萬兩？」

「當然有。」開什麼玩笑，蘇家如果連這點錢都沒有，還算得上一品門第嗎，不，這不是重點……

閔天雪又問：「或者說，在婆婆心中，夫君的名聲不值得一萬兩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只是一萬兩，妳要用來做什麼，這大街上的鋪子三五百兩也就夠了。」

「我自然有我自己要用錢的地方，婆婆只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花一萬兩雖然一時心痛，但往後卻可以高枕無憂，我嫁入蘇家，那可是熱熱鬧鬧，轟轟烈烈，城裡無人不知的盛大婚禮，可是夫君歸來後我卻被休了，別人會怎麼看蘇家，絕對是狼心狗肺，無情無義，萬一我鬧起來，那蘇家就更難看了，竟然連個守寡快兩年的

女人都容不下，狠心啊，您覺得公公在朝堂上的死對頭願意花多少錢讓我鬧事？不要說一萬兩，恐怕連五萬兩都肯出。」

閔天雪頓了頓，「所以，您現在只有兩條路，一，把我當正頭媳婦，好好對待，我自然也會舉案齊眉，好好侍奉夫君，將來給夫君生下嫡子嫡女，傳宗接代，盡我媳婦的本分；二，給我一個清靜院子以及一萬兩，我安安靜靜不惹事，三年後出門，閉嘴不談蘇家事。」

蘇夫人瞠目結舌，這是閔九娘？是那個小老鼠般畏縮的閔九娘？是她藏得太好，還是自己看錯了？

可是她說的沒錯，丈夫朝堂上的政敵，一定肯花錢讓她出面鬧事，不得不說她的方法真好，無子被休，沒人會怪到蘇家頭上的，這樣對丈夫跟兒子的仕途也好，府邸這樣大，開個院子給她住也不是難事。

等子卿回來，就給他娶個名門平妻，跟對方說好，三年後便扶為正妻，只不過委屈三年，東瑞國制，平妻的孩子也是嫡子，平妻不過名分上退讓些，孩子的地位卻是擺在那的，這條件擺出來，還是很多人會搶著結親的，誰讓她兒子年紀輕輕就位居一品。

一萬兩銀子雖然不少，但想想兒子的前程，也不能說貴，蘇夫人想了想，下了決定。

四天後，一串鑰匙跟一疊銀票送到了閔天雪面前。

蘇夫人給她準備的院子叫做晴和居，離角門不遠，出門很方便。

拿到鑰匙那天，閔天雪便興致勃勃的領著春花，秋月，齊嬾嬾，黃沐，湘琴過去瞧，兩進院子，有井有灶，前院有池塘水榭，白牆紅瓦，牆壁上的漏窗刻著蘭花，竹子等不同圖案，很是清雅，閔天雪覺得很滿意，幾人臉上也都透著開心，有井有灶就能自己煮飯洗衣，等於是在鎮西將軍府中的小天地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，自在多了。

院子裡已經打掃過，只不過想住人還得添上東西，齊嬾嬾帶著兒子跟媳婦以及二十兩出門，買了各色被褥，茶具器皿，又買了幾色點心放入櫥櫃，春天雖然已經不冷，但春雨綿綿，潮濕得厲害，所以還是得添上炭盆，忙了好幾日，總算在穀雨前住進去了。

蘇家給的兩個嬾嬾都不願意跟她一起，四個丫頭中，寶意跟寶如想跟她，寶珠跟寶珊不願，閔天雪也不惱，個人有個人的考量，讓齊嬾嬾去向蘇夫人傳話，蘇夫人一旦下定決心，做事情是很大方的，沒幾日就把寶意跟寶如的賣身契送過來，閔天雪也很識相，告訴遞東西來的丁嬾嬾，自己絕對遵守諾言，請蘇夫人放心。閔天雪雖然「看」了閔九娘的一生，但閔九娘不過是個深閨女子，又是個庶女，

所知有限，於是在寶意建議下，找來個女辦事先生，姓湯，在京城算是頗有名氣，主要是因為女的辦事先生實在太少，因此官家夫人有事情，第一時間幾乎都找這位湯先生。

湯先生知道她想做布莊生意，於是從房契開始說起，如何找房，如何定契，京城繡娘的工錢大概多少銀子一個月，布品買賣是取貨付現，還是定貨就得全額付清，一一說起。

閔天雪醒來後就在想這件事情，想得都快入魔，聽這湯先生一說，倒是打消念頭，這買布賣布沒那樣容易，京城都是布莊兼營染坊，一條龍作業，價格自然便宜，她如果要去進貨來賣，價錢壓不下去是要怎麼賣，不行，她得另外找生計。

湯先生知道她想賺錢，手中也不缺錢，於是給她介紹了幾個鋪子，都是狄馬侯府老夫人的嫁妝——狄馬侯府這幾年虧空得厲害，但侯府面子還是要顧，老夫人的現銀貼光了，開始想變賣產業。

那幾間鋪子都在西市最熱鬧的街上，不是經營著酒樓就是經營著古玩，一共五個鋪子，每個月的租金都是二十兩，但狄馬侯府就要替世子娶妻，實在等不及那二十兩二十兩的慢慢累積，眼見下聘的日子就快到了，聘禮卻遲遲備不齊，侯府老夫人就想把鋪子賣了。

一間一千兩——照說以這樣的價格，那樣的鋪子應該很好賣，甚至賣給承租者，承租者都求之不得，但狄馬侯府老夫人愛面子，不想讓別的官家夫人知道她賣鋪子，又不想跟商人打交道，於是才耽擱下來，湯先生代替閔天雪去問，她也是聽說買家是鎮西將軍府的四少夫人才點頭首肯的。

四少夫人的出身雖然瞞不了人，但嫁入蘇家就是蘇家媳婦，對狄馬侯府老夫人來說，自己是跟鎮西將軍府的四少夫人交易，可不是跟皇商閔家交易。

閔天雪覺得這種自欺欺人的想法很可笑，也懶得管那些彎彎繞繞，對她來說，有銀子才是正經，一間一千兩雖貴，但五間鋪子每個月可收一百兩卻不是小數目，算算，那四年多就開始回本了，行啊，於是花了五千兩盤下鋪子，約好日子，與狄馬侯府老夫人一同去官衙，換房地契，改店鋪清冊上的名字，至於湯先生則跟兩邊各收半個月的租金，賺了閔天雪五十兩，也賺了狄馬侯府老夫人五十兩。

閔天雪再次覺得一技傍身金銀來，碼頭工人辛苦一個月也只賺一兩銀子，湯先生不過幾天就百兩入袋，實在厲害。

她的五間鋪子分別租給兩間酒樓，一間古玩店，一間布莊，一間首飾鋪。

有五間鋪子，還有五千兩銀子，乍看之下將來是沒問題了，但如果就這樣安逸下來，未免太浪費她這第二次生命，不對，應該是第三次。

知道趙國勝外遇時，她就已經死過一次了。

老實說，她一直想不明白，趙國勝到底對她是什麼意思，她以為是愛，是寵，可後來看到戶口名簿上那兩個生父認養的孩子，她只覺得天打雷劈，愛應該是一種

尊重，寵應該是一種唯一，但他不尊重她，也不是把她當唯一，那對她到底是為什麼？

閔天雪不太願意這樣想，但忍不住覺得，趙國勝選擇她，是因為她很「適合」他，是因為適合，而不是愛。

她是一個很好的女朋友，也是一個好妻子，個性溫婉，態度大方，但又有著女人的死心眼，所以當她的男朋友，輕鬆而安全，不用費盡心思就能得到她全部的愛與尊重，因為不用花太多時間在妻子身上，就可以花很多時間在自己身上，所以他才能在保持全勤的狀況下，跟外遇對象生兩個孩子。

她原本以為小三是辦公室的女同事，結果不是，是他在交友網站上認識的。

閔天雪覺得自己要起崗了，是同事還好一點，日久生情勉強能算不由自主，但上交友網站是怎麼回事？他就是帶著想外遇的心才打開那個網站不是嗎？原來，他不是不小心背叛她，他就是想背叛她，一個全心全意對他的妻子比不上陌生人來得刺激。

真的不是愛，真的只是適合。

不得不說，要承認這點真的很傷自己，可是如果不面對，她要怎麼重新開始？既然撞了電線桿都能穿越再活一次，她就得活得好好的才行，才能不辜負自己，也不辜負閔九娘。

她不只得過得好，還要發家，她閔天雪要有錢到讓程姨娘也過得好，最好讓閔家三房能出來過活——也許是因為艱難，三房的幾個孩子雖然不同母，卻相處得很融洽，他們有共同的敵人，趾高氣揚的大房，自以為是的二房，可以的話，她想讓他人無視的三房出來生活。

至於嫡母閔三太太沒去替她跟閔老太太求情，也不怪她，閔三太太所出的閔十娘只小閔九娘一歲，如果她不捨了庶女，恐怕婆婆要拉她的親生女兒嫁給蘇子卿守寡，沒有哪個嫡母會大愛無私到放棄自己的孩子去保小妾的孩子，所以她能理解，而且在閔九娘成親前，閔三太太也未曾虧待過她。

西疆。

軍醫正在為蘇子卿換藥，見到左武衛將軍蘇子威進來，連忙起身，「見過將軍。」

「歐陽大夫不用客氣，子卿傷口復原可好？」

歐陽大夫一笑，「小將軍年輕，身體硬朗，這外傷好得很快，約莫再一個月就能下床走動。」

歐陽大夫手腳很快，把最後一個傷口包紮好，這便帶著小藥童欠身出了營帳。

蘇子威坐在床沿，看著全身白帶子染血的堂弟笑說：「看你下次還敢不敢這樣莽撞，居然隻身留在西夷擄了大皇子，好大的膽子。」

蘇子卿無奈，「我都這樣了，大哥還笑得出來。」

蘇子威跟蘇子卿雖是堂兄弟，但因他從小養在叔父蘇定邦的膝下，蘇子遠跟蘇子卿也都習慣喊他大哥。

「你醒了就好，我回去也好跟孀娘交代。」

從小養在蘇定邦身邊，蘇子威原本是喊叔父為「爹」，孀娘為「娘」，不過建立軍功，皇上賜宅之後，宗親會議上，長輩覺得這樣下去實在不妥，決定讓他回蘇定國那一脈，他也便改口稱蘇夫人為孀娘了。

這次知道他奉旨西向，孀娘特地到了左武衛將軍府，說派去的下人只會說很好，其他一問三不知，問丈夫，丈夫更絕，不回信，對一個想兒子的母親來說實在沒辦法忍受這等煎熬，所以請他好好替她看看四弟，到底傷得如何。

講到蘇夫人，蘇子卿臉上閃過一絲愧疚，「是我不孝了。」

二哥身體不好，三哥又去得早，蘇家的希望都在他身上，他在西夷近兩年，母親想必都睡不安枕，食不下嚥，但身為男子漢大丈夫，他脫險後怎能灰溜溜的回國，就算別人說不什麼，他也過不了自己這關，身為蘇家的男人，身為鎮西將軍府的小將軍，他必須有所作為才行。

「你能歸來，又能醒來，已經算孝順了。」蘇子威輕拍了他的肩膀——前幾天他跟著歐陽大夫進來，看四弟換藥，那傷口真是觸目驚心，都已經兩個多月了還如此嚴重，不敢想像他剛回來時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，真不知到四弟是怎麼帶著這麼重的傷一路從西夷回到東瑞。

歐陽大夫說，這兩個多月來，四弟每天只醒一點時候，而且還很昏沉，只能餵些湯水藥湯，然後他很快又會昏過去，直到這幾天總算好一點，不再反覆發熱，醒來的時間也越來越長，人清醒很多，知道自己在東瑞，也想起怎麼從西夷擄了一個大活人回到東瑞國。

「請大哥跟我母親說，我恢復得很好，等這趟回去就讓她幫我說親。」蘇子卿想不出什麼孝順的法子，但說親，母親肯定高興的。

蘇子威一笑，「你回來之後一直在昏睡，肯定沒人跟你說京中發生什麼事情，你啊，孀娘早替你娶妻子了，一年多前就過門了。」

蘇子卿愕然，一年多前，那不是他人在西夷的時候嗎？母親給他娶個媳婦回府守寡？

他皺眉，雖然知道母親是為了他，但他還是無法認同，蘇氏一門的寡婦已經夠多了，每間屋子都是眼淚跟無奈，不需要再多加一個。

「倒是委屈她了。」

「是啊，也是大戶人家千金，便是那皇商閔家的，聽說她家老太太想給大孫子捐官，這才找上孀娘，用庶女進門守寡換取孀娘的幫忙。」

蘇子卿是知道閔家的，京中貴人的茶幾乎購自閔家鋪子，他知道閔家一直想走官

路，沒想到用的方式不是催促孩子科考，而是用女兒換取捐官之門。

「你啊，若是在西夷時讓人傳話回來，孀娘如果知道你還活著，肯定不會這麼做了。」

蘇子卿回答，「我不是沒想過這件事情，只不過多一個人知道，就多一份危險，我有想做的事情，自然就得有所取捨。」

「大哥懂，忠臣跟孝子，你選擇了當忠臣，我也沒責備你的意思，總之你人回來就好，大家都很开心，等你傷養好回到京城，便好好的生上幾個孩子，叔父跟孀娘肯定會高興的。」

「那閔氏……大哥可見過？」雖然還對自己已經成親的事感到驚訝，但回到京城就得面對陌生的妻子，總是要先打探下。

「我沒見過，不過你大嫂倒是說過幾件事情。」蘇子威講著，臉上不自覺露出想笑的神情。

蘇子卿看著就覺得不太妙，一聽果然，母親給他娶了個媳婦入門守寡，但在知道他沒死後又想休了她。

蘇子威笑說：「四弟妹也是厲害，居然能提出三年無子休妻的建議，孀娘還給她一萬兩當封口費。」

「一萬兩？大嫂怎知道的？」

「孀娘心裡苦，同你二嫂講，你二嫂又是粗疏性子，便跟你大嫂說，你大嫂就跟我提，說四弟妹現在住在小院子裡，幾乎天天出門，但就是不跟府中人來往，也不去孀娘那邊問安了，孀娘氣得要死，卻也拿她無可奈何，你二嫂幾次去探口風，也沒探出什麼來，不過你大嫂去參加狄馬侯世子的婚宴時倒是聽說，侯府老夫人的幾間陪嫁鋪子讓四弟妹盤走了。」

蘇子卿頗驚訝，閔氏做事這樣果決？

算算時間，幾乎是拿到那一萬兩沒幾天就盤了店，一般女人拿到銀子恐怕要揣上個數個月，甚至數年，想著一萬兩放在身邊，吃喝一輩子也用不完，她卻拿去盤鋪子，倒是個有膽識的。

以前外婆身子不大好時讓母親帶著他們兄弟回去一趟，外婆把嫁妝跟私產分了下去，幾個孫子孫女中，外婆最疼小表妹許小雅，不過當著這麼多人的面，也不好給小表妹太好的東西，於是只給她一間小鋪子，月租四兩銀子，幾個姊妹都拿到五百兩，只有她是小鋪子，小表妹卻沒有特別高興，後來他才知道小表妹想要的是現銀，他就覺得這丫頭傻了，現銀是死的，鋪子才是活的，就算一個月只能拿個四兩，拿一輩子也很值，何況鋪子還能給孩子呢。

這樣說起來閔氏倒是很像商人家的孩子，目光長遠，還有，提出自己在小院子中居住，三年後無子出門的主意實在新鮮，照說他現在被封為一品車騎將軍，將來無可限量，一般女子無論如何都會想辦法留在將軍府吧，懷上個孩子，一輩子就

不用愁了，她倒好，想出去——自己也是有毛病，居然覺得她很有趣。

第3章

立夏，連綿的春雨總算停了，抬頭望天不再是灰濛濛的烏雲，取而代之是彷彿清洗過後的淺藍，天氣漸熱，風中帶著初夏才有的乾爽與舒服，閔天雪站在簷廊下伸了個懶腰，啊——

「小姐。」春花的声音傳來，「您要的東西都已經從廚房拿來了。」

閔天雪一喜，「走，叫上大家，我們去小廚房。」

「小姐想吃什麼讓婢子做就好了，廚房髒，油煙又重，小心髒了小姐的衣服。」

「我要吃的東西妳們不會，讓我教教妳們。」

她打算做的就是蛋塔。

她在前生從大學時代就是美食部落客，可不是到處吃吃喝喝那種，她是做教學影片上傳那種，剛開始只是興趣，後來粉絲越來越多，也做出成就感，臉書上的粉絲可是超過二十萬人呢，蛋塔不過是她擅長的甜品之一。

雖然原料在古代不可能樣樣齊全，但身為美食部落客就是要找得出取代的方法啊，吳寶春先生為比賽做練習時，可是設想出各種狀況，要是比賽場地沒有原料A，要怎麼做，要是沒有原料B，要怎麼做，他甚至連自己萬一有一隻手受傷時要怎麼做，這樣做了超完美練習，才奪得麵包大賽的冠軍。

東瑞國當然沒有香草精，不過經過打聽，她得知有幾種可以食用的花精，如蓮花精，牡丹精等等，做點心時常用，可以增加香氣，閔天雪打算就用桃精來取代香草精。

至於烤箱更簡單了，她早就改造好小廚房，請工人來設了烤爐，春花還以為她想烤燒餅，直說街角就有一間賣燒餅的店，不用這麼麻煩。

傻丫頭，她要用來烤很多東西，蛋塔，蛋糕，餅乾，披薩，死守金銀沒用，她要發財。

進入小廚房，閔天雪捲起袖子，這便開始做了，「妳們跟我一起做，可得仔細記著，將來還得靠妳們呢。」

湘琴連忙說是。

揉麵，打蛋，加糖，增香，然後送進烤爐，不一會兒，蛋香糖香便瀰漫在空氣中。秋月深吸一口氣，「好香啊。」

閔天雪微笑，「是吧。」

東瑞國的甜點心都是冷的，再好的糕點都要吃進嘴巴才有味道，像這樣聞到點心的甜香，對她們來說可是頭一遭。

等一刻鐘後，閔天雪說可以了，湘琴才拿著抹布墊手，拿出鐵盤，瞬間，香氣更濃，烤得金黃的蛋塔色澤誘人，幾人眼睛都瞪大了，小姐做這什麼東西，看起來

真好吃。

閔天雪笑，「一人一個，小心燙。」

其中，春花最是心急，聽小姐這麼說，連忙伸手拿了一個蛋塔，也不管燙，馬上咬了一口，「好燙，好燙，好吃，真香啊，小姐，這東西真好吃。」

寶意，寶如跟秋月則是吹涼了，這才小口咬，不變的是一樣都很驚訝，她們三人都是大戶人家的大丫頭，平素也吃了不少好東西，但卻沒想到小姐做出來的這點心如此可口，滑膩香甜，麵粉跟雞蛋居然能做出這樣的美味？

「小姐，這東西吃一個真不夠，婢子覺得能一次吃上十個呢。」春花意猶未盡。

「這叫蛋塔。」

眾人點點頭，蛋塔。

「小姐什麼時候學的，婢子怎麼都不知道。」

看著春花一臉無害，閔天雪內心一驚，這春花秋月可是從小跟著閔九娘，對閔九娘的瞭解搞不好比程姨娘還深，這問題還真不好答。

想了一下，她說：「我從書上看來的，今日不過試試。」

春花不疑有他，「原來是書上說的，難怪人人都說讀書好。」

「湘琴，妳剛剛跟著我做了，可記得了？」

湘琴打小就在廚房做事，這蛋塔她雖沒見過，但點心也做了不少，這些步驟難不倒她，於是回答，「婢子試試。」

在閔天雪殷切的眼光中，湘琴也做出了一批，品相沒有閔天雪捏出來的那樣好，但味道卻是像了八九成。

閔天雪已經很滿意了，「妳再多試試，做到跟我一樣為止，吃不完的就拿去外頭分給那些孩子吃。」

春花又吃了四個，已經飽了，「那可便宜那些孩子了。」

「總比浪費好啊，食物是很珍貴的，別浪費了。」

接下來兩天，湘琴都在廚房做蛋塔，閔天雪見她已經學得差不多，於是又教了她跟蛋塔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鹹派。

湘琴十幾年的廚娘經驗真不是蓋的，上手真的很快，不到幾天，閔天雪已經覺得兩人做出來的東西沒啥兩樣了。

很好很好，重頭戲來了，金銀元寶等等我，我很快會把你們帶回家。

今日是收租的日子，閔天雪一早打扮妥當，帶了齊嬤嬤，黃沐與湘琴夫妻一起出門。

租來的青篷馬車很舒服，她心裡盤算著，如果事情順利，等入秋就來買一輛，出門也方便。

第一站來到富貴酒樓。

酒樓位在十字街口，人潮最多的地方，原先是個布莊，十幾年前拆掉重蓋成了酒樓，裡面共有四個主廚師傅，有的擅長清淡素菜，有的擅長重辣鹹香，各有各的忠實顧客，一桌席面是一兩起，有錢的話，三十兩的席面據說也能做，只要有銀子，百年女兒紅都端得出來，是城西首屈一指的大酒樓。

汪掌櫃一見是新房東，連忙請到二樓雅房——這地方可是超級黃金區，一店難求，二十兩租金真的不貴，為了怕新房東以後不租，自然得好好招待一下。

廚房知道新房東過來，自然加足火力，很快上了八菜兩湯，汪掌櫃拉了妻子親自作陪。

「閔老闆，這二十兩是這個月的租金，您收著。」他自然看得出來新房東不是深閨姑娘，但她不說夫家姓什麼，也看不出來是否和離，只好含糊稱她閔老闆了。閔天雪見到銀子一喜，「齊嬤嬤，收起來。」

齊嬤嬤把兩錠元寶放入帕子，收進懷中。

一頓飯的時間很長，閔天雪也怕沒話講會尷尬，於是便問一些京城風景，汪掌櫃跟掌櫃娘子正愁不知道該跟這新房東聊些什麼，聽她對附近什麼好玩感興趣，大喜過望，介紹起百年古寺昭然寺，朝天寺，蓮花灣的鮮魚與蓮花，乞巧節求姻緣，八月十五時，還有煙花可以看。

一頓飯，賓主盡歡。

等店小二上了甜品，閔天雪道：「今日讓汪掌櫃招待，我也回點吃食當作道謝。」

「閔老闆太客氣了。」

「只不過要借廚房一用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廚房雖然一般不讓外人進去，但現在說話的是房東啊，何況他也看得出來，這房東絕對是大戶出身，總不可能讓丫頭去廚房偷師。

一刻鐘後，湘琴端了一個瓷盤進來，裡面放著剛剛出爐的蛋塔跟法式鹹派。

汪掌櫃吃過的東西可多了，但這兩種東西的香味卻是沒有聞過，不由得想，什麼，居然有自己沒吃過的東西？

汪掌櫃好奇不已，鼻子動了動，這香氣可真甜，好甜啊，可是，甜得好，甜得妙，點心通常都是放冷端上，誰想過居然會有冒著熱氣上桌的一天。

他拿起筷子夾了一個小黃餅，「請問閔老闆，這道點心叫什麼？」

「這是蛋塔。」

一咬下去，汪老闆眼睛旋即睜大了，這這這，這什麼口感？餅皮酥脆，內餡滑嫩，又香又甜，絕妙平衡啊。

吃完蛋塔，汪掌櫃又夾起一塊三角糕，「那這是？」

「這叫法式鹹派。」

與蛋塔的平衡感不同，鹹派講究的是口感統一，麥香，燻肉香，中間夾著蘆筍片，

鹹中帶甜，滋味絕妙。

身為一個掌櫃，汪掌櫃當然馬上嗅到商機，「閔老闆，不知道這菜譜能不能賣給我，我出一百兩。」

閔天雪心想，耶。

但一百兩不是她想要的，一百兩是死銀子，沒用，她要的是活銀子。

「這點心呢，是我的家傳手藝，別說汪老闆沒吃過，我敢擔保，整個東瑞國都沒人吃過。」除非有人跟她一樣穿越了，「你也知道京城什麼都不缺，缺的就是新鮮，京城什麼都多，尤其是貴人。」

汪掌櫃家兩代生意人，自己也當掌櫃快二十年，自然懂這道理，連忙點頭，「閔老闆說得沒錯。」

「以後叫上十兩的席面，才送上一盤蛋塔跟法式鹹派，我抽一兩銀子。」

她要做生意自然打聽過物價，她知道，十兩的席面，成本只要三兩，她賺一兩也不算過分，何況到時候引起風潮，多的是人來定，汪掌櫃還有賺呢。

只見汪掌櫃眉毛一上一下抖動，想了一下，下定決心，「好，可是這位藍衣小娘子需把這兩道菜教到我娘子學會為止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閔天雪一笑，朝著掌櫃娘子說，「那就有勞掌櫃娘子到我住處來了。」汪掌櫃怕她反悔，連忙說要出去寫合同，卻過了半個多時辰才帶了一個辦事先生進來，辦事先生聽了兩邊說法後，很快擬好合同，兩人簽名，蓋手印，合約便算完成，閔天雪又說，自己今日還有地方要去，明天早上巳初時分，會派人來富貴酒樓給掌櫃娘子帶路。

去古玩店收租的路上，齊嬾嬾眉開眼笑，「小姐真是好手段。」

湘琴也很驚訝，沒想到兩道菜能賣出那樣多銀子，一桌抽一兩呢，這和收租一樣，可以一直抽下去的。

隔天，湘琴去接了掌櫃娘子從角門入府，就在晴和院的小廚房學，這掌櫃娘子算了一輩子帳，就是沒下過廚，但這種祕密菜譜又不能隨便交給大廚，萬一大廚走了，那就沒人會做，對做吃的來說那可是大忌，因此掌櫃娘子再苦也是奮力學，足足學上七八天，才把那味道學得分毫不差。

閔天雪見她學得辛苦，於是免費再教她一項簡單的，韓式醃蘿蔔，材料只要水，白醋，砂糖，鹽巴就可以，只要記住比例，就能做出酸中帶甜，一口接一口的醃蘿蔔，這種醃蘿蔔可好吃了，她以前可以當零食一樣一次吃掉一大碗。

富貴酒樓本就是名店，汪掌櫃又會做生意，十兩的席面以前大概三五天才接到一桌，現在可是一天開上好幾桌，定桌的都是衝著那未曾吃過的蛋塔跟法式鹹派來的，貴人只缺新鮮不缺錢，對他們來說，十兩銀子買個嘗鮮，很值得。

第二個月再去收租時，除了租金二十兩，還多了紅利二十三兩，閔天雪要花很大的力氣才能不當場笑出來，很滿意，她有好多道菜可以慢慢賣，她還可以畫凱蒂

貓賣給繡房，還有家具，東瑞國的家具真的很不美，她想把宜家的家具都挪過來用，等收入穩定，就讓閔三老爺跟閔老太太求分家。

不知道是不是住進了這身子，她對閔家真的會想念。

想念閔三老爺，想念程姨娘，還有學功，學懷，學聰這三個弟弟，五娘，七娘，十娘都已經出嫁，如果娘家能分家出來，又分得很好，她們在夫家也會過得比較好吧。

她現在五間鋪子月租是一百兩，一年有一千兩百兩，閔家三房的用度跟弟弟們的束脩是夠了，不過弟弟們會長大，會娶親，分家可不是一兩年內過得好就好，而是要看長遠的，嫁娶都得風光才行，還有，可以的話她也想給兩個姊姊以及一個妹妹添上一些東西，閔老太太對她們姊妹並不好，女孩子們的嫁妝並不多。

唉，她想做的事太多了，但力量太有限，可以的話真想有三頭六臂，什麼錢都賺，讓閔家三房快快過上好日子。

芒種時分天氣真是熱得很了，太陽剛露臉時還算舒服，可一到辰時就開始感受到一股燥氣，到大中午時更不得了，熱氣蒸騰，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是一身汗，尤其在這西疆，寸草不生，盡是黃沙，熱，就是熱，然而入夜卻又寒冷刺骨。

經過兩個多月的昏迷，兩個多月的調養，蘇子卿的身體已經好上許多，可以下床走動，也能自己吃飯沐浴，只不過久臥床鋪，體力尚未恢復。

養傷實在是很無聊的事情，於是他就想起一件好玩的事情——他的妻子，閔九娘。

那天聽大哥說，她居然跟母親要一萬兩銀子以換取她安靜下堂，他就覺得新鮮得不行，別說皇上已經封他為一品車騎將軍，就算沒有，那也是鎮西將軍府中的四爺，嫁給他的日子肯定過得好，她竟能捨得？

然後又覺得自己也是有問題，大概是從小被捧著長大，有人不希罕他，他居然稀奇得很，非常想知道閔九娘是怎麼樣的人，還有，她是怎麼想的。

他的護衛許征低著頭，恭恭敬敬的回答，「四少夫人賣了幾道菜譜給富貴酒樓，現在富貴酒樓的生意好得不行，還得預約才能進去，都是衝著四少夫人那幾道新鮮菜餚去的。」

蘇子卿聽得有趣，不過是些吃食，京城中哪裡又少得了精緻的東西，到底是哪幾道菜讓她翻新得這麼出色？於是問：「哦，都賣了哪些東西？」

「最剛開始是飯後甜食，叫做蛋塔跟法式鹹派，是路小王爺去吃席面後送上的，四爺也知道，路小王爺最懂得吃，他說了好吃，肯定有不少人會去嚐嚐，卻沒想到那富貴酒樓說，那是定十兩席面才送的，不給點菜，這下因為不是人人可食，引起貴人競相前去，富貴酒樓應接不暇，現在連五兩的席面都不做了，專做十兩

的。」

哦，看來他這娘子還挺有本事，一般人只會趁著有人買賺一票，卻是很少人能真的知道什麼是物以稀為貴。

能捨得小錢，才能賺得大錢，他那娘子可不簡單啊。

不知道她樣貌如何，真是太失策了，只讓許征，許途兄弟去打聽那閨九娘，卻忘了要一幅畫像。

許征又說：「因為這兩道甜點賣得好，富貴酒樓又推出了銅盤烤肉，麻辣鍋，一樣是定十兩的席面才能點，那銅盤烤肉就是在銅盤上烤薄肉片跟蔬菜，然後淋上醬汁，屬下沒進去吃過，所以不曉得滋味如何，但只聽說那銅盤造型很是稀奇，既能均勻傳熱，又能讓肉片鎖住肉汁，路小王爺甚至要把鍋具買一套回去招待客人，是那汪掌櫃死求活求說是生財工具，這才罷了，至於那麻辣鍋就是又麻又辣的火鍋，沒想到天氣這麼熱，居然有人想吃那些讓人出汗的東西。」

「這你就不懂了，有錢人家個個錦衣玉食，哪裡會活動了，天這麼熱，汗發不出來更難受，這時候吃上一鍋辣湯，出一身汗，那可就舒服了。」

許征一呆，倒是沒想過，他們習武之人早晚操練都是一身大汗，沒想過有人會連汗都發不出來，「是屬下想得少了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四少夫人的鋪子裡還有一間是租給布莊的，四少夫人畫幾張花樣過去，聽說繡了那圖案的衣裳、被面等等很受歡迎，京城中的富貴人家誰不買些回去，連左武衛將軍夫人都因為買不到，上門要花樣子想自己繡。」

「什麼樣的花樣連我大嫂都上門要了？」

許征連忙打開包袱，「屬下買了幾條帕子，請四爺過目。」

蘇子卿拿過來看，忍不住笑出來，這是什麼東西，是貓嗎？眼睛這麼小，鬍子這麼長，還沒有嘴巴，可是看著倒很可愛，還有這是狗嗎？身上一塊白一塊黑，斑斑點點的，挺活潑，這，這是老鼠吧，耳朵畫大了倒是有趣，居然還分男女，虧她想得出來。

這些圖案線條簡單，但就是讓人會心一笑，「現在京城的姑娘都流行這個了？」

「屬下沒說清楚，這是給孩子用的，還有做成被褥，枕套之類的，圖案稀奇，城裡的孩子可喜歡了，那布莊原本生意就不錯，開始繡這幾款圖後，開始供不應求，天天都在招繡娘，聽說後頭院子的繡娘多了一倍不止，還是來不及，左武衛將軍夫人疼孩子，自然會上門要的。」

蘇子卿聽得新鮮，「那四少夫人可有給？」

「給了給了，因為是將軍夫人親自上門，四少夫人臨時又多描了一種布莊沒有的圖案，將軍夫人可高興了，聽說小哥兒們跟小姐兒們在孫大人家辦的賞花宴上，人人注目呢。」

「她對我大嫂倒是好。」

「將軍夫人對四少夫人也是不錯的，屬下聽說將軍夫人原本應允，若是將軍府中現在有孕的兩個姨娘能生下兒子，就給四少夫人當嗣子，不過幸而小將軍生還，嗣子自然不用了。」

原來如此，那他能理解她對大嫂親近的原因了，一個寡婦能有個嗣子，那是多大的精神寄託，「有件事你幫我去辦。」

「請小將軍吩咐。」

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

閔天雪在算錢。

富貴酒樓現在每個月約給她六十兩分紅，錦繡布莊給她大約十兩，然後她把四套宜家家具形式規格畫出來，各以三百兩銀子賣斷，加上每個月收租一百兩，很好，現在她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回閔家，於是讓黃沐去送了帖子，閔三老爺也很快的回覆，說會在家中等她。

天氣真的熱，太熱了，太陽刺眼，蟬聲叫得人心煩，但閔天雪只要想到今天要說的事情，心情就很愉快，拿出手絹擦了擦額頭上的汗，熱有什麼好怕，窮才可怕。馬車在角門邊停下——這也是她吩咐的，不想驚動閔老太太。

閔三太太的親信包嬾嬾已經在角門邊等，見到人，滿臉堆笑，「老奴見過九姑奶奶。」

「天氣這麼熱，包嬾嬾辛苦了。」

「不辛苦，這是老奴應該做的。」

唉，當初九姑奶奶嫁給蘇小將軍，那可是人人憐，大好年華捧著牌位成親，生母程姨娘都不知道哭暈了幾次，一入高門深似海，再也沒有回來過，可誰知道九姑奶奶這麼好命，蘇小將軍不但沒死，還立了大功，被封為一品車騎將軍，那九姑奶奶是誰，就是一品夫人了啊。

閔老太太花了二十萬兩銀子，大房少爺閔健也不過在衙門當個上不了台面的閒差，可九奶奶轉眼就是一品夫人，自然得多多巴結巴結。

閔天雪跨過門檻，這是她第一次到閔家，可她知道要往左，三房的院子在西邊。秋月忙跟上，把傘打起來，這六月的天氣，不小心點就會中暑，出門時齊嬾嬾就吩咐了，小心點，不要曬到小姐。

走了一段路，閔天雪抬頭看了月洞門上的題字：宗華院。

到了。

穿過垂花門，踏上石子路，沿著院牆而種的棗紅色紫薇花已然盛開，大紅色的凌霄花從抄手遊廊上垂落，在藍天的襯托下，花朵更紅，綠葉更綠，說不出的可喜，

幾棵大樹下篩落樹影陽光，閔天雪不知道該怎麼形容，一陣熟悉。

對的，熟悉。

樹下的鞦韆隨著風吹晃啊晃的，她很驚喜，那鞦韆居然還在。

包嬾嬾奇怪，「九姑奶奶？」

閔天雪斂斂心神，「沒事，便是看到那鞦韆有點想念。」

「是啊。」包嬾嬾陪笑，「幾位姑奶奶最愛那鞦韆了，尤其是夏天晚上，總是輪流在那裡玩。」

一般人家嫡庶子哪會一起玩，就閔家三房這樣吧，因為閔老太太極度偏心，大房跟二房的極度打壓，所以三房的孩子一向緊緊抱在一起，閔五娘，閔七娘，閔十娘沒有嫡女的氣焰，然後閔九娘跟閔學功，閔學懷，閔學聰也不覺得自己就低人一等了，雖然閔老太太總是有意無意苛扣三房用度，但她敢說，三房可活得比大房跟二房還開心。

Crescent